

惊险奇幻系列小说

2

蜘蛛世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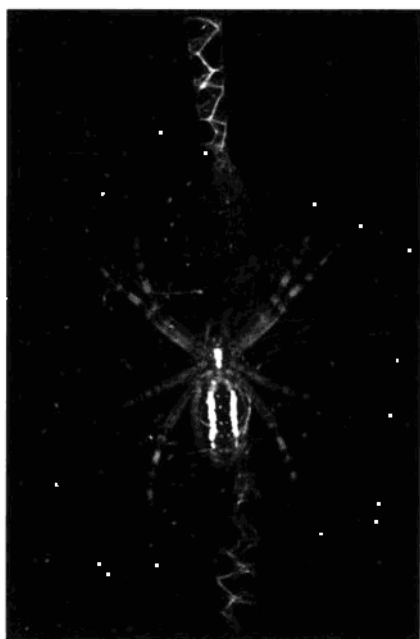
THE TOWER

[澳]柯尔·威尔逊 著
杜林 译

高塔

兰州大学出版社

情节曲折恐怖刺激
描绘生态破坏带来的恶果



第一章

尼尔在沙漠上匆匆地走着，追赶被蜘蛛掳走的家人。幸运的是，那天下午没有碰到什么食肉动物。在与命运的抗争中，他第一次感受到挫折带来的震撼和惊恐。尼尔觉得自己已经被熟悉的生活远远地推开了，心底里感情的源泉也干涸了。一路上，要是真有一只蝎子或者老虎甲虫挡住去路，他也不会害怕了，只会充满厌恶地盯住它，仿佛它来得太迟了似的；他也许会感觉轻松、愉快，还会有一丝儿惊讶，却决不再怕了。

尼尔追寻着沙地上的印迹，疯了一般向前疾行。蜘蛛的脚步轻得几乎没留下什么痕迹，要想从脚印上推测它们有多少，简直不可能。维戈和赛瑞斯的足迹倒是十分清晰。从他们在松软的沙地上踩出的深深的脚窝，可以看出他们一定是背负着什么沉重的东西，是背着茹娜和玛拉罢？他边走边不住地放眼眺望远处的地平线，可是，哪



里有一丝儿蜘蛛的踪影呢？

旧家园和蚂蚁之乡之间那片布满砾石的荒野上，小路沿着荒野西部边缘伸展开去。这儿主要的植物是蒺藜和刺灌木，沙野上散落着黑色的火山石。沙野渐升渐高，与远处的山脉连成一体，一直通往东面寂静的火山黑色的山顶。这是一片光秃秃的、没有生命活力的旷野，那些当年曾卷起火热的灰色岩块、把它们撒落在几英里方圆之外的强劲西风，仍旧呼呼地吹着，尼尔身上的汗一冒出来，就立即被吹干了。令尼尔觉得坦然的是，他心里对这一切艰险感觉淡漠，一想起父亲浮肿发黑的尸体，他自己身受的种种磨难便算不得什么了。

尼尔完全丧失了时间的感觉。走着走着，他忽然看到太阳已沉向西边的地平线，不禁吃了一惊。距山丘不远了，脚下的大地变成红色，地上散落的红色岩石一直铺向远方。有的红砂岩有一百多英尺高，静静地耸立在夕阳里。该找个过夜的地方了，可在这片任凭狂风吹打的沙地上，哪儿有可以遮蔽风沙的宿营处呢？最后，尼尔找到了一个厚厚的红岩石板，半埋在沙里，跟地面形成一个大约三十度的角，石板下还长着一篷刺灌木。尼尔用了半个小时时间，砍掉灌木丛，挡在石板外，清理好石板下面的地面，做成一个临时栖身的小洞穴；然后，坐下来吃晚餐——肉干和仙人掌果，喝了点儿葫芦里的水。取自地穴深处

的水那略带苦涩的味道，勾起他强烈的思乡之情，泪水立刻涌满了眼眶。他咬紧牙关，将泪水咽了下去。吃过简单的晚餐，尼尔又找来许多石块堆在洞口，以防夜间觅食的动物袭击自己。在这空旷寂寥的荒野上，这么做也许有点儿多余，可行动本身能使他克制悲伤的情绪，这情绪正在他麻木的心里不断增强，让他的心复活起来。

第二天天还没亮，尼尔就被灌木丛那边移动什么东西的声音惊醒了——他真该庆幸自己采取了防范措施——借着黯淡的月色，他看到一个庞然大物的清晰轮廓，好像是只蝎子。可能是睡梦中翻身弄出了声响，蝎子发现了他。尼尔伸手抓过金属棒，静静地等着。蝎子悄悄地移动过来，身上的硬甲碰到地面的石头，发出轻微的刮擦声。长满尖刺的灌木丛摇动了，尼尔双手抓住离自己最近的一条灌木枝，以防灌木丛被那家伙拖开。蝎子拖不动灌木丛，只得在石板四周绕起圈子来，寻找进攻的机会。尼尔乘机调整了一下位置，半跪半坐在洞里，头顶着倾斜的石板，预备抵御蝎子的进攻。蝎子听到尼尔移动的声音，也越发紧张，尼尔从灌木枝缝里看见，它的眼里隐约映着冰冷的月光。蝎子长着硬甲的肩头像楔子一样插在石堆和灌木中间，想拱出一条缝隙钻进来。尼尔感觉到它的触须轻轻地碰了一下自己的脚。他向前倾下身子，使劲按一下金属棒的按钮，金属棒“咔嗒”一声弹开了，尼尔拼尽全





力，向前一戳。那蝎子发出痛苦的“滋滋”声，向后退去，灌木丛被一下子拖出去好几英尺远。尼尔觉得，那家伙有力的颚会随时接近自己的皮肉，于是又用金属长矛朝着黑暗中乱戳了一阵。金属矛头又扎着了蝎子，深深地刺进它身体一处软软的什么部位里去。蝎子掉头拼命逃开了。尼

尔看到，它背上的硬甲反射着月光，随着它的跳跃，一闪一闪，一会儿就不见了。无论如何，这蝎子总该明白了，它想袭击的猎物也有根危险的毒刺。尼尔将灌木丛拖回原处，重新躺下，将金属棒放在身边。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天已经微微亮了。尼尔躺在那儿，凝望着太阳冉冉升起，身体在清晨的冷风中打着颤。他嚼了些肉干，喝点儿水冲下去，就又朝着山丘的方向出发了。

随着地势升高，空气也越来越凉爽，但仍然是温暖而湿润的，并不寒冷干燥。尽管路面坚硬，没有留下什么足迹，尼尔还是坚信，他的家人是顺着这条路上的山。这条破败的、在杂草丛中依稀可辨的小路，曾经是一条古代的大道，与穿过山岭的主道相通。终于，在通往一个狭长山谷的路口——那儿路上的尘土很厚——他清楚地辨认出赛瑞斯和维戈的足迹，还看出路面上有蜘蛛走过时留下的轻浅足痕。

尼尔又走了几英里，看到路旁有一口水井。井口用大块的花岗岩砌成，有两英尺宽。还有一块扁平的大石板半掩住井口。这些石头显然是从别处运来的。井水清冽见底，水面下的井壁上，生满了绿色的苔藓。尼尔从背篓里取出杯子——那是乔马用木头雕刻的——伸到井里去舀水。水真凉啊，令尼尔的精神猛地一振。他美美地喝了个饱，又朝头上、肩上淋了个痛快。清凉的井水在他的皮肤上冲出一道道印迹，令尼尔觉得轻松



多了，他愉快地大笑起来。

这儿有他妈妈和哥哥歇脚的明显印迹，他认出了土路上赛芙娜作为礼物送给母亲的那个背篓的清晰压痕。可是，尽管他仔仔细细地察看了地面，却没有发现两个妹妹的小脚印。

尼尔跪在井口边，凝视着井里的水，井壁上长着苔藓的石头落入水中，激起一圈涟漪。尼尔突然觉得自己惊醒过来，身上又充满了力量。可是转瞬之间，父亲惨死的情景又浮现在脑海里，他的活力又消失了。但是，这毕竟是两天来他第一次不自觉地感受到的生命之潮的冲击，意识到自己还活着。尼尔决定摆脱麻木状态，于是，他又重新深深地注视着井水，尽量让自己的心绪松弛，沉入冰凉的井水深处，与井水中被苔藓染绿的阳光融为一体。渐渐地，他觉得自己似乎躺到了一张舒适的床上，浑身怠懈，昏昏欲睡。他的心渐渐走出麻木，有往常一半清醒了。头脑里一部分意识开始感觉到了他湿淋淋的头发，感觉到灼热的阳光正烤痛着他的后背，感觉到膝下硌得他生疼的硬梆梆的土地；而他的另一部分意识却仍在冰凉的虚无之中飘荡，宁静地沉睡着，仿佛时间也停止了。


突然，井水消失了，他看见了哥哥维戈。维戈仰面躺着，闭着眼睛，头支在一棵大树根上，看样子已经奄奄一息：他的嘴张开着，脸色灰暗，毫无生气。但他显然还活着，他的胸部还在

沉重地呼吸。他的头旁边几英寸远的地方，站着那只与他亲密无间的黄蜂，它似乎以为他睡着了。

他的母亲坐在不远的地方，小口小口地饮着葫芦里的水。她也是一副疲惫已极的模样，满身热汗和一路风尘和了泥，脸上尽是黑道道。

尼尔没有怀疑自己怎么会看到这一切，只是意识到，眼前的景象是此刻正在发生的事情。他注意到，仍旧没有任何关于两个小妹妹的迹象；他还注意到，坐在太阳地里担任警戒的四个蜘蛛是褐色而不是黑色的。他稍稍调整了一下注意力，开始仔细地观察它们，就像在它们近处一样。它们的身体上长满了褐色的茸毛，从正面






看，面孔很像长相怪异的人脸：上部有两只巨大的黑眼睛，长在额头下面。再往下是弯弯的一排小些的眼睛；小眼睛下面，有只凸起的疙瘩，像只扁鼻子；折叠起来的牙齿毗在嘴唇外头，看上去像一圈唇髭。两条前腿和巨大的颚都十分强壮有力，腹部比大多数种类的蜘蛛小些平些。它们站起来，转过脸，朝着太阳的时候，显得肌肉发达强健，运动灵活敏捷。看样子，它们十分喜欢阳光，一直呆在热辣辣的阳光下，不肯到阴凉处。

尼尔从前没见过狼蜘蛛，但是他看得很明白，这是一种靠猎捕其他动物为生的蜘蛛，出击迅猛，常以速度取胜。他还看出，它们脑后还长着两只巨大的、黑色的眼睛，它们的视野是全方位的。

母亲他们歇脚之处的环境与蚂蚁之乡很相似：有一片绿色植被，那是树和灌木；近处的灌木上红色的浆果清晰可见。还有些李子树和高大的松树。但他的视野仅限于蜘蛛附近的一小圈儿，稍远一点儿，看不见了。


尼尔发现，他可以了解到昏昏欲睡的狼蜘蛛心里在想什么，这可真叫他兴趣大增。这种狼蜘蛛跟一般蜘蛛不同，它们靠追踪攻击去捕获猎物，而不是等待猎物胡乱撞入陷阱；它们的意识在某种程度上更富于行动性，不是完全被动的。因此，狼蜘蛛在精神上似乎更接近于人类。这些




冲着正午的太阳仰着脸的、毛茸茸的褐色蜘蛛们，正盘算着有几天能回到家呢。尼尔试图抓住它们头脑中含义是“家”的那种意识，却瞥见了一幅满是高塔的、巨大城市的广阔画面——那是个无法描述的塔的王国，无数的塔，数不清的窗子。塔林中间张着蜘蛛的巨网，网上的蛛丝索如肩背的草绳一般粗。在这些神秘怪异的塔中间，似乎潜伏着一种令狼蜘蛛们十分惧怕的动物，散发着恐怖的信息。尼尔试着抓住这恐怖的来源，却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一个巨大的、黑黝黝的大厅里，数以百计的灰色蛛网张开着，布满整个大厅。在大厅的某一个角落里，蛛网的通道下面，无数只黑色的眼睛怀着杀人蛛的冷酷意识，默默地注视着他。

正在这时，尼尔突然感到一阵不安，肌肉猛地缩紧了。直到这时为止，尼尔一直处于一种精神和肉体分离的状态之中，他的精神脱离身体去神游，没有什么能伤害这无形的精神。可是此刻，当他注视着那些从蛛网中间窥视他的黑色眼睛的时候，却突然觉得自己真的置身于那个黑暗的大厅里，正有一种绝顶聪明、冷酷无情的智慧头脑包围、研究着自己。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，很快就变成了深深的恐惧，尼尔本能地闭上了眼睛。恐怖的景象消失了，尼尔却发现，自己并没有闭上眼睛，而是正凝望着井中清冽的水，目光停留在井壁绿茸茸的青苔上。






他神经质地四处张望，发现这儿只有自己孤零零一个人，才放下心来。尽管天气很热，他却觉得彻骨地寒冷。他知道，自己已经回到了红砂岩柱旁的旷野，可不知为什么，却还觉得那些黑色的眼睛从乱七八糟的蛛网中，冷嘲热讽地、充满敌意地盯着自己。这种感觉持续了好几分钟，才慢慢褪去。



尼尔的皮肤感到了强烈的太阳光的灼痛。他又惊奇地觉出，自己很饿了。过去的这两天里，突如其来的灾难、极度的恐惧、深深的哀伤如一座大山般压着他，他几乎丧失了任何对食物的渴望。现在他的食欲恢复了。他从背篓里掏出食物，慢慢地吃起来，“咯吱咯吱”地嚼着面包片——那还是他和父亲从底拉城里带回来的——满足地体验着用冷水一口口把它们冲到胃里去的快乐。

他用井水灌满葫芦，在刺丛树荫下躺下来，放松放松。他先用金属矛在树根里戳捣了一番，确信没有蜈蚣，才放心地躺下。尼尔躺在那儿，目光透过树枝，望着亮蓝亮蓝的天空，开始意识到，自然乐观的天性也随着食欲一道回到身上来了。因为父亲的死，一片阴惨惨的云雾弥漫在心里，他一直处在梦游状态；现在，终于明白了，处在这种状态中，才真正是痛苦的、难以忍受的。他好像大梦初醒，靠自身的力量，又重新主宰了自己。



自从离开家门，尼尔所有的精力只用于一个方向：寻找家人。却一直没有认识到这个明显的危险：他正在使自己成为杀人蛛的猎物。


先前，他猜测：家人一定是落到了杀人蛛手里，自然全都完蛋了。现在，他知道，也许并不完全如此。所有的情形都表明：希望还在。可是，如果稀里糊涂成了俘虏，他的一举一动就会全都处于那些棕色的狩猎蛛的监视之下；只有不被抓住，才能窥测它们的动向，找到使家人自由的机会……

要想解救家人，必得先赶上蜘蛛的队伍。尼尔艰难地站起来，顾不上累得浑身生疼，背起背篓，开始向路口的山顶攀去。


道路在风蚀得很厉害的岩柱中间渐渐向上延伸，岩柱横七竖八地阻在路上，好像被地震摧折倒下的一般。越往上走，道路越陡峭。站到这个高度上，回望走过的路，可以看到远处地平线上静静地躺着的大高原，被周围的沙漠包围着。尼尔仿佛是这片无边无垠的空旷大地上唯一活着的生物。他眼望着家园的方向，到现在为止，他的整个生活都是在那儿度过的。然后，他转过头，命令自己疼痛的双腿去攀登那通往绝顶的最后——千英尺。

突然间，一阵清爽的微风吹到他满是汗水的身体上。原来，在高耸的沙岩崖间，有一条缝隙，风从那儿吹过来。风儿带出一种尼尔从来没





闻过的气味——强烈、清香，叫他的心都提了起来。十分钟之后，他望见了山下一片绿色的原野，越过原野，是无垠的大海。即使站得这么远，那强烈、尖厉的风还是带来了大海波浪的气味。一阵狂喜立即涨满了尼尔的胸膛。他觉得，他望见了曾经听说过的、遥远的、过去的大地，那是蜘蛛统治地球之前人类生活过的大地。




日影已经西斜，要想在天黑前赶到那片平原，必须加快步伐。尼尔将水葫芦举到嘴边，要在开始长途跋涉之前润润喉咙。正在这时，他听到一个声音清晰地说道：“尼尔，千万要小心！”

这突如其来的话音，不啻在他耳边炸了个响雷，吓得他一哆嗦，手中的葫芦差点儿掉下去。一口水呛进气管，几乎窒息。尼尔赶紧回过头去，看他的母亲是不是站在他身背后跟他说话，可什么都没有。他四下里望望，这路上也没什么地方可以藏人啊！——这会儿，他正站在路的中间，路两旁都是立陡立陡的、像一面墙似的悬崖绝壁。

一阵突发的头晕目眩逼得尼尔不得不坐在最近处的一块石头上。现在只好试着寻找刚才的感觉了。他敢肯定，刚才那个声音不是来自他的耳朵里面，而是在他的头旁边发出的。

尼尔眺望下面长满绿树的原野，看不到任何有生命的动物的影子。可是，在下面的某个地方，母亲一定在望着他，她一定看见了在天空背



景下勾勒出来的尼尔影子的轮廓。如果母亲看见了自己，那他可以断定，棕色的狩猎蛛也一定望见了她。


尼尔凝望着前面的原野，试着猜测那双神秘的、此刻正注视着自己的眼睛藏在何处的时候，母亲的声音又响起来：“回去，回去吧！”这一回，尼尔听得真切，那声音是从他的胸膛里发出来的，它似乎更像一种内心的信息传送，而不是语言的传送。

尼尔望望身后，目光扫过刚刚走过的小路，心里明白，向后转回程，几乎没有可能，没有回头路可走。或许能在山洞里或溪沟里藏上几个小时，但终归被发现是不可避免的。这可怜的一点点空间没处藏身。

他只剩下两条路可以选择：留在原地不动，或继续前进。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。行动总比什么都不干强。他将背囊背到背上，开始踏上奔向平原的、漫长的下山的路。

刚刚迈开下山的步子，尼尔就突然感到，自己的心情一下子变得轻松愉快了，这种变化令他自己都觉得诧异。尼尔实在是太年轻了，还没有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恐怖。面对同样的情形时，他的父亲或祖父会选择逃脱或躲藏起来——不仅是因为恐惧，而是他们会认识到，一个人让自己落入蜘蛛手中，就会导致他的生活陷入牢狱一般的悲惨境地。正是尼尔的无知，使他奔向囚禁






而毫无疑问。因为前途是未知的，所以似乎充满了希望。

下山的路要直得多，因此比起北面接近隘口的路，也陡峭得多。尼尔走得关节生疼。他下了山坡，接近平原的时候，海消失在地平线那边，不见了。他心里的光明也随之减少了大半。但他被重新见到母亲和哥哥的想法激励着，热切地渴望马上就见到亲人，下面伸向远方的绿色原野上，任何移动的景物都使他的眼睛紧张一阵子。一路上，有许多蜘蛛可能藏匿的地方，每当接近这些地点，他的心就因为紧张而缩紧。走了两个小时以后，路不再那么陡峭，前面出现了树林。四周平坦空旷，再没有大的岩石，甚至连仅够一只蝗虫藏身的灌木丛都看不见了。距树林只有几百英尺远的时候，他开始怀疑，自己是不是搞错了：母亲和哥哥真的是从这条路上走过的么？蜘蛛知不知道他尾随而至、到了此处呢？这个念头令他感到一阵锥心的刺痛，失望而沮丧。

正当这念头闪过尼尔心里时，他眼角的余光捕捉到一丝蓝影儿从身旁掠过，很像一个人飞快地溜过他的身边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还没等他转过脸去看清那人的形状，就被一股力量猛地推了一把，扑倒在地上，那家伙粗重的呼吸从身后喷来，仿佛一下一下敲打着他的身体。随之，一双有力的前腿紧紧夹住了他，将他翻转过来；他的两手被压在身体两侧，整个身子被举了起来，离



开了地面。尼尔终于看清，自己面对的是黑黑的、毫无表情的许许多多眼睛，他不禁失声尖叫起来。他这一叫，那些黑眼睛下面折叠着的尖牙齿“唰——”地一下，全都地竖直了。本能地，尼尔噤住了口，呆在那里，一动不动，希望以毫不挣扎来解脱这突如其来的束缚。但是，几只螯从后面夹紧了他，他觉得后背上有什么东西移动，一条湿粘的蛛丝索套住了他的身体，绑住了他的两臂。

最初的打击过去之后，尼尔稍稍平静了些，也许是这些像人脸的面孔使他放下心来。这些长着老年男子似的丑脸的动物，让人想起聪明的龙虾。不远处，狼蜘蛛身上特有的、很像麝香的气味飘过来，闻上去令人十分惬意。蜘蛛的牙齿齧着的时候，十分骇人，但是折进巨颚里面，看起来就很像两道精致的口髭分长在嘴的两边。在最初的几秒钟惊恐过去之后，尼尔曾以为自己会被注射毒素；现在明白了，这些蜘蛛并不想伤害他。他用听任摆布的被动状态向蜘蛛表明，自己并不想逃走。

挟住尼尔的蜘蛛将他的身体举离地面，让别的蜘蛛捆住他的双腿。蜘蛛丝湿润的时候，是有弹性的，十分柔韧；虽然还不及一片滨草厚，却不会折断。尼尔只觉得自己的踝骨被紧紧地粘在了一起。

尼尔的手臂和双腿被捆绑妥当之后，便被一

